

【读经典】

《日瓦戈医生》 与俄罗斯精神传统

□吴晓东

20世纪80年代末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读到写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一段曾心生困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称：

我不大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和人类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至于他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以及他对革命的过于复杂化的理解，更是我无法理解的。

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自然更难理解这位勃洛克的复杂性。勃洛克式的充满吊诡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生气勃勃的中国氛围中显得很陌生，也很另类。然而，随后我又读了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90年代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日瓦戈医生》真正引领我渐渐体认到这种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复杂性，显然不仅仅体现在勃洛克一个人身上。

《日瓦戈医生》中的《瓦雷金诺》一章写日瓦戈在战争时期和妻子冬尼亚来到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开始了一段“归园田居”式的读书写作、追索内心的生活。在日瓦戈所写的札记中，他把俄罗斯作家划分为两种气质：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意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

对于我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尊奉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经典大师的读者来说，日瓦戈医生的这种划分曾经令我莫名地困惑了许久。《日瓦戈医生》也由此令一代中国读者陷入深思，并最终被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复杂化的人物所吸引。中国文化界也开始学习适应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和气质，那种“腼腆的天真”，那种既执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理在握的谦和本性，那种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承担历史的坚忍不拔。

在《日瓦戈医生》的观念视野中，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俄罗斯传统价值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

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先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和传统的内在价值是苏维埃的革命意识形

态很难接受的。于是《日瓦戈医生》一直由于它的边缘化的声音而引起争议。譬如有研究者认为“《日瓦戈医生》不是从辩证唯物史观而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去反思那段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历史”。

《日瓦戈医生》的确从人道主义和个体生命的角度反思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它的价值之一也正是小说所表现出的看待历史和革命的一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日瓦戈是个既认同革命又与革命有一种疏离感的边缘人物，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博爱思想，但却对革命潮流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他参加了游击队与白军作战，又因同情而放走了白军俘虏；他与温柔善良的冬尼亚结为夫妻，却又喜欢上了美丽动人的拉拉。他一方面憎恶俄罗斯沙皇时代的政治制度，赞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怀疑革命同时所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用日瓦戈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他的信仰仍是来源于俄罗斯宗教的爱的信条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则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史无前例的以暴易暴的革命时代，这种爱与人道的信仰是软弱无力的。正所谓“爱是孱弱的”，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悯的精神需求，代表着人类对自己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灵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他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饱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美好的信念与精神的良知的心灵历程。这种担当与良知构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更重要的尺度。这一切塑造了《日瓦戈医生》特有的高贵而忧郁的品格。因此，《日瓦戈医生》也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因此，我理解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望：“我渴望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医生》不同于诸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类反映十月革命代表苏维埃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也在苏联至少从高尔基的《母亲》就开始了的主流革命文学图景之外，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的另一种更繁复的观念视野。尽管日瓦戈的历史观和独善其身的选择与当时的历史潮流是无法吻合的，但却在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并最终将穿透漫漫历史时间，显示出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的生命力。

（节选自《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

第一消费时代

(1912-1941)

人口开始向大城市集中，城里人开始学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消费价值观是为了国家的整体进步而消费

2

第二消费时代

(1945-1974)

基于家庭的消费，追求别人家有我家也得有，强调越大越好

3

第三消费时代

(1975-2004)

消费单位由家庭转向个人，离婚率上升、依靠父母生活的寄生人群的增多，以及单身人群增多“轻薄短小”，被誉为畅销的秘诀

4

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

个人对消费本身开始反思，简单倾向、无品牌倾向、本土意识开始增强，消费的目的变成了人与人建立联系，趋于共享、重视社会



【新书摘】

“第四消费时代” 追求简约和环保

□三浦展

最近一段时间，“消费降级”成了热词。而在日本，长期从事消费研究的畅销书作家三浦展认为消费趋势的变化并非升级降级这样简单，他提出了“第四消费时代”的概念。

三浦展把产业革命之后的日本消费社会分为四个阶段，而如今的日本社会，正在进入追求简约和环保的“第四消费时代”，在三浦展看来，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消费什么，而是和谁一起消费。“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正能带来幸福的不是物质，而是“联系”——人和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联系。

继《第四消费时代》后，三浦展推出又一力作《极简主义者的崛起》，再次发现消费行为的最新变化，关注第四消费时代里诞生的新消费群体以及他们的断舍离和共享式生活。



从提高档次到降低档次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个市场营销杂志做编辑，当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市场营销的关键词之一是提高档次，即想过比现在更有档次的生活，买更多的东西。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像广告给人们的印象是“越大越好”“隔壁的汽车看上去太小了”等等，人们的幸福感来自于换更大更高级的汽车和电视。

1998年之后，70后开始进入大学，或者步入社会。这一代人成长于战后日本，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已经完成了中产阶级转型，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家庭生活水平就不差，很多人家里的家电齐全，也拥有私家车和自己的私有住宅。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太有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档次的想法了。

并且上世纪90年代以

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购买大物件也被认为是违背环保意识的行为，因此，人们会产生一种罪恶感。

这样一来，消费行为从提高档次转向了降低档次。但是，降低档次并不是消极意义的无奈之选，它标志着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降低档次反而更棒。人们开始认为，把大汽车换成小汽车，或者尽可能换成混合动力汽车会更加帅气。

从往下传到往上传

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代的衣服一般都是往下传着穿的。特别是我，有哥哥、堂哥、表哥，没有弟弟，所以童年时代的便服、制服，还有平时用的桌子等，都是传下来用的。

而如今，大家都没什么兄弟，也没有住得近的堂哥、表哥，这种生活习惯恐怕不太常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幼儿园、托儿所和当地的跳蚤市场，购买年龄大的孩子不能穿的衣服，或者不用的玩具等，虽然有偿，但十分便宜。

就在最近，好像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穿起孩子们不能穿了的衣服，这叫“往上传”。

父子(母女)之间没有了价值观和时尚感的差距，都穿上了款式相同的衣服，所以，父母穿着孩子的衣服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并且，近来中性时装多了起来，妈妈穿儿子的衣服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我的妻子也经常穿女儿和儿子的衣服，相比之下，女儿穿的衣服对她来说还是有点花哨

了，反倒是儿子“往上传”给妈妈的衣服更简洁，更适合。

我儿子也经常穿我传给他的衣服。裤子不太合身，腰围和腿长差太多，但是T恤、运动衫、风衣之类，就完全没问题。有时候，我们还共享鞋子和袜子。另外，背包、提箱和手表也都是共用的。

早就有朋友式亲子关系的说法，但是现在才真正是父子(母女)之间在时装上无差异、像兄弟姐妹一样将衣物“往下传”或“往上传”的时代。

捡漏时代

我最近把在街上捡东西当作一种乐趣，见到过一个仅仅有点烧焦就被扔了的高档锅，不愧是高档品，受热均匀，做起饭来很好用；我还捡过木头自己做书架。有人会扔椅子，还有人扔沙发，我虽然也很喜欢，但是没有地方放。有时候在街上还可以看到很好的桐木衣柜，我想要，但因为当时无法搬运也只好放弃了。说真的，如果你开着轻型卡车在东京街头到处转悠，转眼之间就能集齐

所有家当。

原来持续过很长一段时间“不要用完就扔”的潮流，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断舍离”的热潮，都是因为要扔掉的东西太多了吧。

日本的房地产也有类似的情况，现在人们越来越不喜欢样板房大同小异的公寓式住宅了。越有品位的人，就越会低价购买二手房，然后翻新。现在在郊区一个新建的公寓，70平方米左右要7000万日元。但是，山手线内

侧一个同样面积的二手公寓只要3000万日元，再花500万日元重新翻新一下，就能住上适合自己的舒适公寓了。这里放着自己中意的东西，例如捡来的椅子，别人转让的桌子，那个她作为礼物送的杯子，只要看到这些室内用具，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个人的性格和品位来。这样的生活才是具有自己风格的意外收获。

（本文摘自《极简主义者的崛起》）